



伊凡·柯魯包夫著
曼 斯 譯

鼓風爐旁四十年

東北書店印行

年十四旁爐風鼓

著夫包魯柯·凡伊

譯 斯 曼

1948. 6.

鼓風爐旁四十年 1948.6.再版

著者 伊凡·柯魯包夫
譯者 曼 斯
出版者 東北 店
發行 東北 店
印刷者 東北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
梅河口 赤峰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

佳.4001—9000.

\$ 900 元

我在十五歲的時候，便開始了在銅鐵業中的工作。我的幼年時代是在奧勒爾省的一個小村中度過的。

關於在那個村子裏的生活，我想少微講一點。我們住在一個陰暗的小茅屋裏。那兒沒有烟囱，烟氣是從門洞中出去的。用一塊粗麻布掛在敞着的破門上來保持溫暖。烟氣從那布塊和地板之間的小孔裏面慢慢地爬了出去。當大爐燒起來的時候，烟氣差不多會窒死你。使你不得不躺倒在一個木凳上。一面把腳蹣起來取暖，一面把臉俯得快挨到地上。這樣一來，呼吸才能够比較容易一點。小茅屋的天花板漆黑而骯髒，煤焦油（譯註一）從上面滴下來，有時候還會滴到你的頭上哩。

我們吃的東西，大部分是紅薯。早晨、中午、晚上——都是些紅薯。或者些微有一點蘿蔔和「克瓦斯」【原註】。

我們常常烤三鎊麵包，把它平分做三塊，一直放到陳舊了再吃，因為這樣可以吃得少一點。

我記不得我的母親了，她是在我一歲半的時候就死去的。母親死後，父親離開村子找工作去了，他在休茲銅鐵廠中找到一個位置，是在鼓風爐上工作的。

我是我的祖母所養大的，因此我稱她做媽媽。

我很像我的母親——一頭淡紅色的捲曲而難看的頭髮和滿臉星星點點的雀斑。我經常穿着麻皮作

成的鞋子走路。褲子是用家裏粗布做的。一件白色的襯衫，膂肢下面補些紅色的補綻。

祖母把我的頭髮剪成通常的鄉間底樣子，『瓦罐式頭』。頭髮梳好以後，就像一個瓦罐放在頭上似的，各處都顯露着剪刀的痕跡。

在我家的三頃（譯註二）土地中，一頃は草場，一頃は不毛之地，只有一頃熟地，還僅僅有一半可以耕種。這些便是我們底主要的生活資源了。

我長成一個壞蛋了，常常一個人作壞事。同別的孩子打架和偷蘋果吃，我既不怕狗咬，又不怕挨打。

甚至對於祖母，我也玩弄起騙術來了，我們有一頭乳牛，但是拿到我們食桌上去的牛奶却很少。祖母都把牠們做成乳酪出賣了。她很小心地在一塊布緊緊地包紮在牛奶罐上，假若有人把它解開，她便會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怎麼着，我却想到了一種通過它的方法，用麥桿從布縫中插進去，通過麥桿來吸取牛奶。祖母拿着罐子，要去除掉那壞了的牛奶皮了。蓋子原樣未動的蓋着，可是裏邊却没有牛奶啦。它到那兒去了呢？她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歸罪到魔鬼或者是妖精底身上吧。就是這樣地瞞哄着，過了很久的時間，她還沒有發現這是我所作的事呢。

（譯註一）煤焦油——是由煤中發揮物凝結而成的，爲黑色黏稠體。

（譯註二）頃爲俄頃，原名譯音是「得夏金」，每頃等於一三・〇六八方碼，約合華畝二十市畝弱。

【原註】克瓦斯——是一種用陳麵包所釀成的飲料。

我在學校裏讀了三個冬季的書。這便是我所受過的整個的教育了。

在進過學校之後，我被僱了去給一個地主做工。當時我只十二歲，爲着總共十二個盧布的代價，我得作整整一期的工。這一期的時間，是從三月二十五日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止的，在這個時期以內，必須得替他照料家畜。但是，我不能長久地停留在這個工作中啊。因爲我計算了一下，我每天所得的工資僅只有五個戈比克，而作零工的孩子們每天却能得到十個甚至十五個戈比克呢。

祖母要我停留下去，不要破壞和主人所訂的合同。可是，我從年幼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倔强的傢伙呀。我說我要離開，而且我畢竟是離開了。隨後，我去替一個庫拉克人做工，每天的工資是十個戈比克。在那個夏天裏，我一直照料着他底家畜，騎在羊身上跑來跑去。當我稍微大一點的時候，便放棄了放牧畜牲口的事情，加入挖掘園地的工作了。這是一件很重的工作，所以每天給我十五個戈比克的工資。

我們是沒有馬的，我時常這樣想着：我在這裏只是爲着別人而累斷脊骨，却沒有機會在自己底土地上工作！唉，只要是有一匹馬也就好啦！

有一年，父親回來看我們來了。——穿得很整齊，一雙長統靴和一件羊皮外套。他帶着小麥麵包作爲禮物。父親是不常回來的，所以我看到他就像看到白麵包一樣的歡喜。

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父親帶我到工廠裏去。那時他正在第盧茨科夫加工作。我跟着父親一塊往車站上走，仍然穿着那破舊的麻鞋，粗布的褲子和一件腋下很多補綻的棉布襯衣。我自己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在那工廠裏賺到些錢，買一匹馬回去。』

三

我們在龐聶里塔上了火車。可是我們所帶的錢是不够到第盧茨科夫加的火車費用的。所以只買了一段路的车票。其餘的路程是偷偷地坐在貨車上的。

我們是夜裏達到第盧茨科夫加的，在鼓風爐上，燦爛的光芒高高地閃耀着。在煉焦爐裏，鮮豔鮮紅的火頭，突突地噴發着。我被那些沒有見過的場面所迷住了，張大着嘴呆呆地站住啦。

過了兩天，父親要我到舖子裏去買點臘腸。我很順利的找到了往商店去的路徑。但當轉來的時候，却找不到我們的住所了。每個地方看着都很像。都是白石頭的建築，沒有院落或樹木圍繞。那一個是我們底住所呢？我被迷住了，幾幾乎要哭出來。後來，我向着工廠的那個方向走了走，再開始尋找我們底住處。仔細地思索了好久，回想我們從車站上去時是怎樣走的。結果，終於想出來了，我向着一座房子走去，這房子證明了這條路是對的。

父親告訴我說，要把我僱給這個工廠裏做工了。監工人看過我一次，起初說我年齡太小。但在行了點賄賂之後，我終於被僱用了。在鼓風爐間裏，我開始了打礱石的工作。我底事情是把石灰和礱石

底塊子打碎。每天的工錢是四十個戈比克。父親也在這一部份裏當開吊車的技工。他是管把裝料（譯註一）的吊車斗開到爐子頂上的。我底舅父在砂模間裏工作。

從剛剛開始工作起，我便對我底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每當吃過晚飯之後，我便要到舅父那裏去，幫他做事和參觀鼓風爐。隨後，我還要去看看那馬丁爐（譯註二）和軋鋼機（譯註三）。

有一次，我偶然走進了過磅房（譯註四）向各處望望，看見有些很細的金屬綫通到電燈上，它們都是沒有包皮的光綫（譯註五），那時候我當然不曉得它是什麼啦。『用這些東西做「二絃琴」，（譯註六）底絃一定是很好的，』我忽然動了心。伸手去抓住了那些綫。但馬上覺得好像有人打我似的。我向四週看了看——房中並沒有一個人呀！我再去觸摸它們，覺得又受了一次打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甚至連桌子下面都看了看，又去作了第三次的試驗，但還是同樣的奇怪。恰巧在這個時候，管秤的人進來了。

『伯伯』我對他說：『你在這兒掛了些絃子吧，我想去摸摸它們，但每次都像是有人打了我似的。』

『那麼，你不能再試一下吧。』他逗引着我說。

我又去摸了它們，但還是跳了回來。

他猛然大笑起來，大約笑有三分鐘之久。

『這些是有電的呀，我底孩子。』最後，他告訴我說：『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啊，它會弄死你的。』

在第盧茨科夫加，所有的管理主任和工頭都是法國人。我極喜歡聽他們用自己底語言說話。有一次，我走近了他們，心中想着，假若我能聽得清楚一點的話，一定可以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叫翻譯員來問我是想幹什麼的。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好了。於是立刻回轉身子走開了。

鼓風爐間底管理主任是個法國人，叫做莫里爾，他有着濃黑的頭髮，淺黑的皮膚和一隻鷹樣的神光炯炯的眼睛。他老是帶着憤怒的樣子，拿着手杖到處閒遊。常常用手杖捶打工入。只要他對於某些事情一不滿意時，便要揚起他底手杖來。鼓風爐上的俄國技工，是不會被相信的：只有法國人才能充當領班的。但是法國人却工作得極少，在放鐵（譯註七）之前，法國人們來了，往西處望望，喊叫着又走回自己底舖上去了。在晚餐的時候，必須送給他羹湯、肉、半派因脫（譯註八）伏地加（譯註九），一瓶葡萄酒和幾瓶『克瓦斯』。把它們吃得精光之後，隨即倒頭便睡。夜裏，法國的工頭們睡在他們底舖上，是不會有人來阻止的。因為工場底管理主任是永不會在黃昏或夜間到那兒去。實際說來，那些爐子都是俄國人所看管的呀。

我也可能成爲一個爐工吧，我心中暗暗地想着。因爲在那個時候，我每天只能拿到四十個戈比克而爐工們每天却已拿到兩盧布又五十戈比克了。我奇怪地想着，一個人怎麼能用完這樣多的錢呢？——每一月共有七十五個盧布啊。我往爐子上去的次數更多啦。參觀着放鐵和一切別的工作。有時候，我被管子或桶裏的水噴濕了。或者一片正燒着的鐵屑黏到我底背上了，人們大叫着：『柯魯比揚諾克

【原註】，燒着你了啊！』我慌忙躲開了向我飛來的東西。才發現那只是一個惡作劇。
我試摸着在爐子旁邊幫忙作些事情：翻砂，掃除渣滓和挖漕道。

有人告訴我說，要想當一個好的爐工，必須要大錘輪的好；因此，我就用了很長時間去練習它。我是這樣練習的：把一個尖嘴鶴（譯註十）放在地上，然後來敲打它。後來，在這一方面我成爲一個能手了。我學得如此的精巧，甚至於到現在，還能用雙手拿着錘子來敲打一棵小針，而永不落空哩。在我剛開始工作不久之後，傳說莫里爾要被調往瑪克伊夫加的新廠裏去，而且還要帶些工人一塊去。我父親去了。最初，莫里爾不願意僱用我，但是，一個朋友，監工人祁比素夫替我求了情，莫里爾終究算答應了。

我不再想到轉回鄉間去的事了。

當然我們底工作是很苦的，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例假，也沒有星期日的休息。這一個禮拜是日班，下一個禮拜就得作夜班。星期六是換班的日子。這時，有一班人要一直作二十四小時，另一班人才可以休息二十四小時。可是，吃食方面却比鄉間好得多了，我們吃的是雜燴（譯註十一），米粥（譯註十二）和臘腸。我特別愛好西瓜，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盧茨科夫加所吃的西瓜的味道。在我們把它打開的當兒，一眼望去，好像上面灑着糖似的。我們底衣服比在鄉間時穿得好，並且乾淨得多。我是穿着鄉間底粗布衣服來的，而現在呢，却能置買褲子、帽子和溫暖的加克來作爲冬天的衣服了。我們時常在放工之後，到鼓風爐下的水槽裏去洗澡，那兒是永遠都有着可以取用的熱水的。當轉回家的時候，我們已經換上乾淨的衣服了。

我不再留『瓦罐式頭』了，而請理髮匠替我剪成了 *a la po k d*。最後，然而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爲工廠中的工作吸引住了我。我想着我是有機會到鼓風爐上

去工作的。

我不怕火，我心中想着，別的人們既然能在火底旁邊和熱氣中從事工作，那就沒有理由使我害怕了。我變得非常的喜歡那工廠了。這時，我熟悉了每種事物，我爬遍了所有的烟囪和塔架。我喜歡看馬丁爐內的鋼是怎麼流出來的，喜歡看怎樣軋鋼軌。看着一個短而粗紅而熱的塊子變成細長的鐵條，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我知道鋼軌是怎樣鑄造的了，這很使我得意。我很清楚，在這個工廠中，我是有機會作爐工的。在當時，是沒有人敢夢想着作工頭的，所以我底野心也極小。在最初，我只企望着能作一個運輸工人。因為那樣之後，我底工資便可以由每天四十個戈比克增加到一盧布了。

在一八九九年三月裏，我同着我底一個朋友，出發到瑪克伊夫加去。從亞新諾瓦提亞車站起，我們便步行了。是一個陽光閃耀的天氣，大氣中已滿佈着新春的消息了。我們在野地裏走着，曠野已經被從冬眠中喚醒了。

(譯註一) 料——在鼓風爐上，「料」包括礪石，焦炭和石灰石等物。

(譯註二) 馬丁爐——又稱平爐。

(譯註三) 軋鋼機——用以把鋼錠軋成鋼條，鋼板或鋼軌的機器。

(譯註四) 過磅房——磅秤等之所在地。

(譯註五) 光線——電線有兩種：一種是包皮線，是在銅線外面用皮子。鉛皮或者紗線所包括着，用以把電流同外界隔開，可稱作皮線，鉛皮線或花線。另外一種是沒有包皮的，稱為光線。

(譯註六) 二紗琴——吉卜賽人(帝俄時代的一種遊民民族名)所用的一種樂器。

〔譯註七〕放鐵——鼓風爐普通是每隔六小時或四小時放鐵一次。

〔譯註八〕派因脫——液量名，每派因脫等於八分之一加侖。

〔譯註九〕伏地加——一種用裸麥製造成的猛烈的白蘭地酒。

〔譯註十〕尖嘴鋤——一種砍劈東西用的上粗下細的工具。

〔譯註十一〕雜燴——一種小俄羅斯人所吃的肉菜混合的食物。內含數種物品，用紅色的甜菜汁煮成。

〔譯註十二〕米粥——用豆或米放入水或牛乳中煮成之食品。

〔原編者註〕柯魯比揚諾克——是一個綽號，與「年輕的柯魯包夫」意思相同。

四

在我們到達的時候，那兒沒有一個動了工的爐子。不過廠中却正在籌備開工了。

父親和我搬進宿舍裏去，它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被一道牆壁分隔成兩個部份，每一部份裏都住有一百人。這個住所，比在第盧茨科夫加的那些要髒得多。臭蟲、跳蚤和其他的小蟲是那樣的哆呀。使我在第一個夜裏一眼也沒有睡成。春季裏，街道上常常填滿了爛泥。有些時候，你必得帶上手杖，因為靴子是會被爛泥糊所吸住的。我們底靴子都得用繩子緊緊的縛住。

我開始在鼓風爐間裏工作的時候，像一個打雜的零工一樣，被派到什麼就作什麼。掃除鼓風爐上的灰塵，挖掘槽道，並且修刷爐子準備開工。在鑛砂來到的時候，我又被派去卸貨。除工資以外，每卸一車貨，再另外給二十個戈比克。

我同我底夥伴克里瓦諾蘇夫在一塊工作着。我是不喜歡同父親在一塊的，因為他對我管束得極嚴，甚至還要打我哩。在這兒，我是可以隨心自便的。我們兩個人，每天總要卸完三四車礦砂。可是，那些法國人們還是不滿足地催促着我們：『趕快！趕快啊！』在卸不完的時候，他們還要罰錢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在法國，每人能卸完五車或六車，這是俄國人所趕不上的。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復活節底第一天，來了一車礦砂，當時，我們都離開場子了，因為管理處不願使車子被佔着的原故，監工人跑到各宿舍去召集大家來作這件事情。因為很多人都不在家，所以連法國工頭們也得去帮着卸貨了。我和我底同伴是參加了這個工作的。而且我倆同那些法國人得了一個競賽的機會了。在我們已經卸完了三車的當兒，四個法國人，還沒有把一車弄完哩。我們笑着對他們說：『你們法國人是不能和俄國人相比的啊。』

卸砂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尤其特別難的是卸卡奇底砂子，因為它是很黏膩的。當時，我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娃兒呀，還沒有發育完全哩。所以當我鏟送一回礦砂時，脊背就開始酸疼了，那就得停下來靠着鏟子歇一會兒，才能直起腰來再繼續工作。在扔砂的時候，也還必須得停一停哩。

我底夥伴克山，是作卸貨工作的。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知道吧，柯魯比揚諾克（每一個人都喊我柯魯比揚諾克。）明天我要到總經理那裏去，跪在他面前，要求他允許我包辦卸砂的工作。』

相傳，從前有一個工人作了包工者，就因此致富了。

『你沒有到總經理那兒去底門路啊！』我對克山說。

『上帝幫助我，我一定能。』

第二天我問他：

『好呀，克山，你去過了嗎？』

『去過了！』

『成了嗎？』

『他們連辦公室也沒有叫我進。』

克山底美夢就這樣的結束了。

第一座鼓風爐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日開工的。

舉行了個典禮，大人物們都來啦，甚至於哥薩克人底頭目也來了呢。

經理底太太把一個火把弄在一條長棍上，在削過的那一頭點了火，在當時，有一個嚴格的規矩。

就是，鼓風爐裏底第一把火是必須要女人們來燃起的。

開工以後，我做了運輸工人，就是把原料帶到吊車裏去。這時，我父親被派在爐頂上工作。不久，我也被派到爐頂上去學習那個工作了。可是我却不很高興。因為那鐘形的爐蓋（譯註一），沒能把爐子蓋好，漏出來的煤氣，使我們不斷的頭疼。這蓋子是越來越壞了，最後簡直沒法開了。所以工作必須間斷，爐子也要停工了。

當法國人爬到爐頂上時，發現在爐頸處，平時用以抵抗爐料之打擊而保護爐牆的大鐵圈，現在發生了捲皺的現象而翻向上方去了。於是決定把支持這個鐵圈的大釘打斷，使鐵圈落下。我們開始在

爐內加入礱石（譯註二），以便機工能鑽到爐身中去修理。但這時，在礱石下面的焦炭，必須依舊繼續燃燒。因爲，要是把爐火熄滅的話，那就等於要使這個鼓風爐毀滅了（譯註三）。當爐中的礱石已加到相當多時，乃用一個鐵梯子下到爐子裏邊，同時還弄一條繩子將進爐修理的人週身綑妥，當他在爐內受不住熱力及氣體之蒸毒時，即將其拖出爐外。

這時候，必得有個人先爬進去才行。法國人命令工人們爬，可是沒一個人願意，在沒有別人先作試驗之前，他們是都不敢去嘗試的。而法國人們呢，又不願意自己來作榜樣。

『上來呀，小夥子們，爬進去呀！』監工的祁比索夫喊着。但是工人們都不動。

『我知道，有一個人可以幹這個事情。』祁比索夫說：『找柯魯比揚諾克來。』在第盧茨科夫加，他就知道我了，還稱我做『冒失鬼』呢。

『走，到爐子頂上去吧。』有人告訴我說：『祁比索夫喊你去哩。』爬上爐頂了。

祁比索夫帶我到這個工廠底管理主任莫里爾那裏說：

『這就是年輕的柯魯包夫，他願意爬進爐子裏去。』

莫里爾向我看了看說：

『你願意下爐子裏去嗎？』

『要我到那兒幹什麼呢？』

『只要你在那兒停留一分鐘。』

莫里爾說着蹩腳的俄國話。

那比索夫向我解釋，說是要我把爐內的鑛砂鋪平，我向爐筒身中看了看，好奇心被引起了。因為我還沒有進到任何爐子裏去過呢。

『好吧，我試一試看。』

我把鏟子扔了下去，弄一條繩子縛在腰裏，然後向裏面爬將起來，剛剛下去不久，人們就開始喊叫了。

『爬出來吧。』

『少等一會兒，這裏並不壞呀，很涼爽呢。』我大聲地回答。

一點也不假呀，那熱氣逼得並不厲害。我只是覺着有溫暖的空氣下面昇上來。我用鏟子平着鑛砂，同時向各處觀看着。可是，他們又在上邊喊了：

『爲什麼這樣久！出來吧！』

我覺得領班們有點惱了，隨即把鏟子放到一邊，爬了出來。人們不再害怕啦。繼續着爬了進去。我偶然讀到一張報紙，上面有一篇關於我的論文，說我被逼迫着爬進火勢威脅下的爐子裏。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爲，我的爬進去，只是因了虛榮心和對於鼓風爐工作之興趣所驅使的原故。那一天，在我底生活上，却成爲一個轉捩點了。

當爐子又開工的時候，工頭走到我面前說：『你願意在渣子處工作嗎？』

去渣子處工作，和鮮紅的液體在一塊兒，是極其有趣的事，況且每天還有一盧布二十戈比克的工資呢。所以我馬上就同意了。

(譯註一) 爐蓋——其作用在封閉爐口不使漏氣。礦石加於爐蓋之上，竊相當時期把爐蓋落下，礦石即可進入爐內，故當爐蓋不能落下時，礦石焦炭及石灰石便無從加入，爐子即有停工的危險。

(譯註二) 此處加入礦石之目的，不在冶鍊而在將上面鋪一層冷料，以便工人在上面工作。

(譯註三) 爐裏的火是不能熄滅的。因為，停爐必須有停爐的步驟，否則即將發生嚴重之危險而將全廠毀滅。在開始停爐的時候，應先減少風量，再計算好爐料，恰好使一點鐵也不存於爐內，才算成功。否則，鐵汁凍結於爐內，會發生很大麻煩。

五

我在渣子處沒有工作得多久。這個工作是把鐵渣底液汁傾倒在一塊兒。在目前，這個工作使用的都是機器，而我們當時却必須用手來傾倒和翻扭渣子車。

有一回，在我傾倒渣子車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爆炸，有些渣子飛濺到我底腿上，燒透了靴子和裹腿布。最初並不覺得什麼，但當那燒出的泡破爛時，却是極端疼痛的。

這是我第一次的被燒。有兩個禮拜，我不能工作了。可是這並沒能嚇住我，也不會改變我想在鼓風爐上工作的熱心。我曉得，在其他工廠裏，一切老練的鼓風爐技工們，每人都是被燒過好些次的。